

现代汉语否定结构的多重接口:基于接口假说的分析*

王 佳

(香港城市大学 翻译及语言学系,中国 香港)

[摘 要] Sorace 等学者提出的接口假说(The Interface Hypothesis)认为涉及句法与其他认知层面的接口知识是二语习得的难点所在。基于这一假说的大量研究表明接口知识的习得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本文在接口假说这一理论背景下,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分析了以“不/没(有)”为标记的现代汉语否定结构所涉及的多重接口。除了纯句法知识以外,现代汉语否定结构涉及句法-语义、句法-形态和句法-语用等多个接口。在此基础上,我们对现代汉语否定结构的习得研究和二语教学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接口;否定结构;不;没(有);习得

中图分类号: G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306(2017)03-0046-09

一、引 言

近年来,接口知识的习得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一个热点。Sorace 等学者^①提出的“接口假说(The Interface Hypothesis)”认为,纯句法知识的习得较为容易,而涉及句法与其他认知层面的接口知识则是习得的难点。这一假说从微观的角度探讨成人二语者无法完全习得目的语的原因,并预测二语习得中的难点,对于理解二语习得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有大量关于接口知识的习得研究,而在汉语二语习得领域,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②以“不”和“没(有)”^③为主要标记的现代汉语否定结构,受到句法、语义、形态、语用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涉及多重接口(multiple interfaces)。本文将在接口假说的框架下,借鉴语言学界对否定结构的研究成果,对否定结构所涉及的多重接口进行分析,以期对否定结构的习得研究和二语教学提供参考。

二、接口的概念与接口假说

在语言学领域,Chomsky^④最早介绍了“接口(interface)”这一概念,指的是跟语法外部认知系统相互作用的不同表征水平。“接口”的另一个意义为不同的语法模块之间或者语法和语法外部域之间的连接关系。^⑤这种阐释比较接近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接口”概念,即不同语言模块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例如涉及句法和语义的句法-语义接口,涉及句法和语篇的句法-语篇接口等等。Sorace 进一步阐释了“接口”的含义,即“受到不同性质的条件所制约的句法结构”,不管这些条件属于句法性质还是语义性质,它们共同制约着相关结构的合法性。本文将根据这一界定对现代汉语否定结构所涉及的多重接口

* 作者简介:王 佳,女,河南南阳人,香港城市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第二语言习得。

^① Sorace A and Filiaci F. Anaphora resolution in near-native speakers of Italian[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06, (22); Sorace A. Pinning down the concept of “interface” in bilingualism[J].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Bilingualism, 2011, (1).

^② White, Lydia.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t the interfaces[J]. Lingua, 2011, (121).

^③ “没”和“没有”在现代汉语中基本上可以相互替换。“没”可以用来否定动词“有”,而“不”不可以。“没”的这一用法将不再在本文中进行讨论。

^④ Chomsky, Noam.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⑤ Jackendoff, R. Foundation of language: brain, meaning, grammar, evolu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进行分析。

接口假说的主要观点是,完全习得涉及句法和其他认知层面知识的结构比习得纯句法结构较为困难。另外,接口假说还进一步区分了内接口和外接口,并指出外接口知识的习得比内接口知识的习得更困难。^①内接口指的是语言系统内部模块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句法-语义、句法-形态等接口,而外接口则指的是句法和语言系统外部因素的关联,如句法-语篇、句法-语用等接口。早期的接口假说较为强势,认为纯句法知识最容易习得,内接口知识的习得有可能达到近似母语者的水平,而外接口知识则很难完全习得。后期的接口假说较为温和,认为接口知识的习得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存在诸多变异,但这并不是完全否定接口假说,而是促使更多的研究者展开关于接口知识的习得研究,探讨影响接口知识习得的因素。对于造成接口知识习得困难的原因,接口假说提供了两个层面的解释:一是知识表征层面,即学习者未能完整习得目的语中的句法结构所涉及的接口知识,一般是由于学习者的母语中没有跟目的语相对应的语言特征;二是实时加工层面,即在实时语言运用中无法整合涉及不同语言模块的接口知识,这主要是由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受到认知资源的限制,很难达到母语者那样的自动加工水平。

三、现代汉语否定结构的多重接口

现代汉语中最重要的两个否定标记为“不”和“没(有)”。关于二者的用法,学者们已经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有研究者持“时间说”(吕叔湘,^②李铁根^③),也有学者提出“主客观说”^④,又有学者提出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体(aspect)”^(Ernst; ^⑤Li & Thompson; ^⑥聂仁发^⑦),还有学者提出“现实性(realis/irrealis)”乃是影响现代汉语否定词分布的根本原因。^⑧本文将综合借鉴这些研究成果,在接口假说的框架下,对以“不/没”为标记的否定结构进行接口分析。

(一) 纯句法知识

接口假说认为纯句法知识的习得最为容易,因此我们首先分析汉语否定结构所涉及的句法知识,即“不”和“没”的句法位置。在谓语为单一动词的简单句中,“不”和“没”均位于谓语动词之前,如例1)、2)所示。

- 1)a. 张三不是老师。
b. *张三是不老师。
- 2)a. 李四没去学校。
b. *李四去没学校。

当谓语部分为较为复杂的补语结构时,“不”和“没”的位置也较为复杂。在可能补语句中,否定词为“不”,且置于动词和补语之间,如例3)所示。在结果补语句中,否定词为“没”,且置于整个动补短语之前,如例4)所示。在状态补语句中,否定词“不”置于助词“得”之后,补语之前,如例5)所示。

- 3)a. 张三看不懂那本书。
b. *张三不看懂那本书。

① Sorace, A., & Serratrice, L.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faces in bilingual language development: Beyond structural overlap[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2009, (2).

②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③ 李铁根. “不”、“没(有)”的用法及其所受的时间制约[J]. 汉语学习, 2003, (2).

④ 白荃. “不”、“没(有)”教学和研究上的误区[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0, (3).

⑤ Ernst, T. Neg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J].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1995, (4).

⑥ Li, C. N., & Thompson, S. 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⑦ 聂仁发. 否定词“不”与“没有”的语义特征及其时间意义[J]. 汉语学习, 2001, (1).

⑧ 张立非, 严辰松. 现代汉语否定构式的认知研究: 一项语料库驱动的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 4)a. 李四没找到工作。
b. *李四找没到工作。
- 5)a. 小王跑得不快。
b. *小王不跑得快。

在已有的研究中,英语中疑问词的长距离位移,^①西班牙语中附着词的位置,^②这些均被视为纯句法知识的习得研究,这些研究也证实了接口假说的观点,即二语者在习得纯句法知识上能够达到近似母语者的水平。在汉语否定词的习得研究中,袁博平^③采用可接受度判断和口语产出任务发现母语为英语、法语和德语的汉语学习者均成功习得了简单句中否定词“不”的位置,并没有发现母语的促进或者干扰作用。常辉和郑丽娜^④通过对 HSK(汉语水平考试)动态作文语料库的语料分析也发现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成功习得了“不”和“没”的句法特征,同时也发现学习者对含有补语的否定结构的习得略差于其他否定结构。由此可见,汉语否定结构的所涉及的纯句法知识并非习得的难点,这跟接口假说的预测是一致的。

(二)句法-语义接口

根据前文对接口的界定,句法-语义接口可以看作受到语义因素制约的句法结构。以“不/没”为标记的汉语否定结构,受到多种语义因素的制约,本文主要讨论以下 3 种情况。

1. 否定结构与外部时间因素

对于汉语否定词的选择是否受外部时间因素的制约,学界存在诸多分歧。早期的研究者如吕叔湘^⑤指出“不”和“没”的区别在于时间,即“不”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而“没”用于过去和现在,不用于将来。这一观点受到多位学者的质疑^⑥,学者们认为汉语否定词的选择不受时间因素的制约,“没”也可以用于否定将来的事件,如 6)所示(例句引自 Li & Thompson^⑦)。

- 6)明年这个时候我还没毕业呢。

然而,李铁根^⑧持不同的观点,认为“不”和“没”都具有明显的时间性特征。李将“不”的否定功能分为认定性否定和叙述性否定。认定性否定指的是主观的否定性判断,具有泛时性,不受时间制约,如 7);叙述性否定指的是对特定行为的客观上的否定,绝对未然事件要用“不”,如 8),绝对已然事件则要用“没”,如 9)(例句 7)-9)均引自李铁根)。

- 7)a. 地球不/*没是方的。
b. 这孩子不/*没像妈妈。
c. 广州冬天不/*没下雪。

① White, L. & Genesee, F. How native is near-native? The issue of ultimate attainment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996, (12).

② Montrul, S. Dominant language transfer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nd heritage speakers[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10, (3).

③ Yuan, B. Negation in French-Chinese, German-Chinese and English-Chinese Interlanguages[J].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2004, (2).

④ 常辉, 郑丽娜. 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对汉语否定结构的习得研究[J]. 对外汉语研究, 2014, (1).

⑤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⑥ 白荃. “不”、“没(有)”教学和上的误区[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0, (3); 聂仁发. 否定词“不”与“没有”的语义特征及其时间意义[J]. 汉语学习, 2001, (1).

⑦ Li, C. N., & Thompson, S. 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⑧ 李铁根. “不”、“没(有)”的用法及其所受的时间制约[J]. 汉语学习, 2003, (2).

8) 这孩子下星期不/* 没去医院检查了, 他的病已经好利索了。

9) 金哲昨天没/* 不交作业。

对于“没”的否定功能, 李区分了绝对时和相对时两种情况。对于绝对已然事件, 只能用“没”进行否定, 如 9) 所示。对于相对事件, 不管是已然还是未然事件, 均可以用“没”进行否定, 如 10) 所示(引自李铁根)。

10) a. 相对已然: 1990 年以前我还没/* 不去过北京呢。

b. 相对未然: 明天这个时候我还没/* 不起床呢。

李铁根的论述使我们再次审视时间因素对于否定词选择的制约。尽管“不”和“没”均可以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 但是在特定时间框架下, 否定词的选择具有排他性。我们认为, 时间词通过影响谓语部分的意义间接影响否定词的选择。对于下面的例句, 时间设定为“现在”, “不”和“没”均可以使用, 但表达不同的意义: 11) a 表达的是小李没有喝美国咖啡的习惯, 11) b 表达的是“小李喝了美国咖啡”这样的一个具体行为没有发生。

11) a. 小李不喝美国咖啡。

b. 小李没喝美国咖啡。

如果将时间设定为过去的一段时间, 如“以前”, 下面的 12) a 是成立的, 12) b 则不够自然。

12) a. 小李以前不喝美国咖啡。

b. * 小李以前没喝美国咖啡。

然而, 如果把时间设定为“昨天”, 下面的 13) a 是成立的, 13) b 则不够自然。

13) a. 小李昨天没喝美国咖啡。

b. * 小李昨天不喝美国咖啡。

对比 12) a 和 12) b 可以发现, 虽然时间上都是过去, 但由于谓语部分所表达的意义不同, 选用的否定词也有所不同: “不”用来表达过去时间内某种习惯不存在, 而“没”用来表达过去时间内某种具体的行为没有发生。

对于将来时的情况, 我们同意李的分析。否定绝对未然事件, 只能用“不”, 如 14) a, 而对于相对未然事件的否定, 则要用“没”, 如 14) b。

14) a. 小李明天不/* 没看电影。

b. ——明天八点我去找你吧? ——八点我还没/* 不起床呢。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汉语否定结构受到时间意义的间接制约, 可以看作一个句法-语义接口。已有的关于汉语否定结构的习得研究发现, 留学生倾向于依赖时间词来选择否定词, 如将过去的时间词与否定词“没”进行关联。^① 这表明汉语学习者能够注意到时间词线索对否定结构的影响, 但他们可能将时间词与否定词的选择直接联系起来, 未能意识到谓语部分的意义才是决定因素, 从而导致偏误。

2. 否定结构与情状体

反对“时间说”的学者们多数认为“不”和“没”的选择是要受体 (aspect) 的制约, 其中之一为情状体, 又称词汇体, 即动词或动词短语句的内部时间意义, 包括状态 (state)、活动 (activity)、成就 (achievement) 和实现 (accomplishment)。^② 状态指的是静态的或者不变的情况, 而活动指具有任意终点的动态事件。成就和实现也指的是有终点的动态事件, 但前者的终点是瞬间完成的, 而后者则具有持续性。学者们比

① 李英.“不/没+V”的习得情况考察[J]. 汉语学习, 2004, (5).

② Vendler, Zeno.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较一致地认为“不”否定状态,包括意愿、习惯和将来等情况,而“没”否定动态事件^①。聂仁发总结了只能用“不”否定的四类词语:一为关系词,如“等于”、“属于”、“像”等;二为部分情态动词,如“应该”、“可以”等;三为认知词,如“认识”、“知道”等;四为部分心理词,如“喜欢”、“相信”、“爱”等。成就和实现均属于有终点的动态事件,只能用“没”来否定,如 15)所示。

15) 小李没/*不写完作业。

由此可见,汉语否定结构还受到谓语部分所表达的情态意义的制约,因此也可以看做句法-语义接口。汉语否定与情状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受到习得研究者的充分关注,目前仅发现一项关于母语儿童习得汉语否定结构的研究。Zhou 等^②采用故事表演和正误判断的方法测试了汉语母语儿童关于否定结构和情状体的知识,结果发现 4 岁 7 个月以上的儿童才达到跟成人母语者一样的水平。那么对于汉语二语学习者而言,他们能否掌握这一句法-语义接口的知识呢?我们将在以后的习得研究中进行考察。

3. 否定结构与假设语义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提到,“不”用来否定带有状态补语的结构,而且“不”位于助词“得”之后、补语之前,如 16)所示。

16)a. 小王跑得不快。

b. *小王不跑得快。

然而有研究者指出^③,当处在一个具有假设义的条件句中,“不”可置于整个动补短语之前,如 17)所示(转引自 Lee & Pan)。

17) 昨天要是他不跑得那么快,就会误了火车。

同样地,对于仅能用“没”否定的“成就/实现”类动词,在条件句中,也可以用“不”,如 18)a 所示(例句转引自聂仁发^④)

18)a. 要不不看中小欣,就没别的人选了。

b. 他*不/没看中小欣。

由此可见,假设语义使得原本不合法的否定结构合法化,因此可以看作另一种较为复杂的句法-语义接口。

根据接口假说,句法-语义接口的习得跟纯句法知识的习得相比存在一定难度,但作为内接口知识,可以最终习得。在已有的关于句法-语义接口的研究中,Dekydspotter 等^⑤的研究发现英语母语者可以成功习得法语中不同语序下形容词短语的意义,而袁博平^⑥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英语母语者对于制约汉

① Li, C.N., & Thompson, S.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聂仁发. 否定词“不”与“没有”的语义特征及其时间意义[J]. 汉语学习, 2001, (1); Lin, Jo-wang. Aspectual selection and neg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J]. Linguistics, 2003, (41).

② Zhou, P., Crain, S. & Thornton, R. Lexical Aspect and the Use of Negation by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C]. Selected Proceedings of the 5th Conference on Generativ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North America (GALANA 2012), ed. Chia-Ying Chu et al.,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2014.

③ Lee, P., Pan H. The Chinese negation marker bu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focus [J]. Linguistics, 2001, (4).

④ 聂仁发. 否定词“不”与“没有”的语义特征及其时间意义[J]. 汉语学习, 2001, (1).

⑤ Dekydspotter, L. and Sprouse, R. A. Mental design and (second) language epistemology: adjective restrictions of wh-quantifiers and tense in English - French interlanguage[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01, (1).

⑥ Yuan, B. Domain-wide or variable-dependent vulnerability of the semantics-syntax interface in L2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wh-words used as existential polarity words in L2 Chinese grammars[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10, (2).

语不定代词(“什么”、“谁”、“哪儿”)的不同语义因素并非全部习得,在句法-语义接口存在缺陷。那么,对于汉语否定结构所涉及的句法-语义接口,二语者能否达到跟母语者同样的敏感度?对于上述3种语义因素,在习得上是否存在差异性表现?跟时间词和动词语义相比,假设义这一制约因素涉及的是一个条件复句,因此可能会给二语者造成困难。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三)句法-形态接口

句法-形态接口可以理解为受到形态因素影响的句法结构。虽然汉语缺乏形态标记,但以“-了”、“-过”和“-着”为代表的3个语法体标记跟汉语否定结构也存在相互制约关系(Li & Thompson^①; Ernst^②; Lin^③),因此可以看作句法-形态接口。所谓语法体,又称视点体(viewpoint aspect),指用语法手段表现的体。^④ 本文主要讨论汉语的3种语法体,即以动态助词“-了”为标记的“完成体”、以“-过”为标记的“经历体”和以“-着”为标记的“持续体”。首先,“不/没”均不能跟“-了”共现,如19)所示。

- 19)a. 小王不/没吃早饭。
b. *小王不吃了早饭。
c. *小王没吃了早饭。

对于19)b,黄正德^⑤的解释是“不”附着于动词“吃”,形成一个否定结构,表达动作未发生,因此在语义上跟表达动作完成的“-了”相违背。Ernst则认为“不”否定无界事件(unbounded),而“-了”表完成,是有界的,因此二者不相容。这两种观点都很好地解释了否定词“不”跟“-了”无法共现关系。对于19)c, Wang^⑥认为“没”隐含“没有”,而“没有”中的“有”也表示完成,因此跟同样表示完成的“-了”冗余。Zhuang和Liu^⑦持同样的观点,指出“有”在“没有”中的隐现都不改变“没(有)”跟“-了”的无法共现关系。

其次,“V-过”应该用“没”进行否定,“不”跟“-过”不能共现,如20)所示。

- 20)a. 小李去过美国。
b. 小李没/*不去过美国。

根据Ernst的分析,“不”否定的是无界事件(unbounded),而“没”否定的是有界事件(bounded)。因此对于有终点的“V-过”事件,只能用“没”进行否定。

最后,对于“V-着”的否定,一般用“没”,而不能“不”,^⑧如21)所示。Xiao和McEnry通过语料分析发现,“着”出现在否定句中的频率比较低。高顺全^⑨从汉语教学的角度提出“V-着”的否定形式为“没V”,“着”一般不保留。

- 21)a. 墙上挂着画。
b. 墙上没有挂(着)画。

① Li, C.N., & Thompson, S.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② Ernst, T. Neg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J].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1995, (4).

③ Lin, Jo-wang. Aspectual selection and neg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J]. *Linguistics*, 2003.

④ Smith, C.S. Aspectual viewpoint and situation type in Mandarin Chinese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994, (2).

⑤ Huang, C.T.J. Wǒ pǎo de kuà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J]. *Language*, 1988, (2).

⑥ Wang, William S-Y. Two aspect markers in Mandarin [J]. *Language*, 1965, (41).

⑦ Zhuang, H. & Liu, Z. Negative Marker bu in Chinese: its Nature and Featur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Languages Processing*, 2011, (3).

⑧ Xiao, R., & McEnery, T. Negation in Chinese: A corpus-based study [J]. *Chinese Linguistics*, 2008, (3).

⑨ 高顺全. 进行体、持续体的否定及相关问题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3, (4).

c. *墙上不挂着画。

由此可见,以“不/没”为标记的汉语否定结构跟形态标记“-了”“-着”和“-过”有着较为复杂的制约关系,否定词的选择和形态标记的隐现是汉语学习者需要习得的知识。根据接口假说的预测,句法-形态接口属于内接口,即使初级阶段存在困难,最终也可以完全习得,但已有的习得研究却发现,句法-形态接口是二语者普遍存在困难的领域,即使是高级水平学习者也很难完全习得相关结构的形态特征,存在石化现象。^①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考察了汉语学习者对制约否定结构的形态标记的习得,得出了相反的结论。Wen 和 Schwartz^②采用了自定步调阅读任务,发现高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在否定结构和形态标记“-了”和“-过”的制约关系上达到了跟母语者相似的敏感度,这说明句法-形态接口并不一定完全无法习得。

(四)句法-语用接口

句法-语用接口可以理解为受到语用因素影响的句法结构。不少学者一致认为,“不”和“没”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不”可以表达意愿,而“没”不可以。^③王灿龙^④指出,“主观意愿”是否定词“不”所专有的一个语用特征,但这个语用义需要通过重音、强调词语或句式以及特殊语境来激活,如 22)所示(例句转引自王灿龙):

- 22)a. 我明天不去。(有意或者无意)
b. 我明天不去,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有意)
c. 我明天不去,因为家里有点事儿。(无意)

由于 22)b 的“不”表达说话人的意愿,因此可以在前面添加“就”等表示强调意愿的词,而 22)c 则单纯地叙述某个行为不会发生,因此不适合添加,如 23)所示(例句转引自王灿龙):

- 23)b. 我明天就不去,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c. *我明天就不去,因为家里有点事儿。

前文我们分析了时间因素对否定结构的制约,当叙述过去的一个具体的行为没有发生时,要用“没”,但当有语境显示这一行为是主观意愿时,也可以用“不”,如 24)d 所示。

- 24)a. 昨天小王没喝酒。
b. ? 昨天小王不喝酒。
c. 昨天大家都喝了很多酒,小王没喝。
d. 昨天大家一直劝小王喝酒,他不喝。

对比 24)c 和 24)d 可以发现,当上下文语境强调某种主观意愿时,即使是叙述过去的一个具体事件,用“不”更为合适。

根据接口假说,句法-语用接口属于外接口,第二语言学习者往往在这一接口表现出易变性和不稳定性,无法完全习得相关特征。已有的关于外接口的习得研究关注的主要是话题和焦点等语篇因素对

① Lardiere, D. Ultimate attai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case study[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007.

② Wen, Zhijun and Schwartz, Bonnie D. Fully-Specified L2 Processing of Negation-Aspect Interactions in Chinese [C]. In Selected Proceedings of the 5th Conference on Generativ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North America (GALANA 2012), Ed. Somerville, MA: Cascadia Proceedings Project, 2014.

③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Li, C. N., & Thompson, S. 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④ 王灿龙. 试论“不”与“没(有)”语法表现的相对同一性[J]. 中国语文, 2011, (4).

句法结构的制约,如 Serratrice 等^①对意大利语中受话题和焦点影响的代词指称问题的研究, Ivanov^②对保加利亚语中同样受话题和焦点制约的附着词重叠结构的考察,以及 Yuan 和 Dugarova^③对汉语中跟话题有关的疑问词前置问题的探讨。对于汉语否定结构所涉及的句法-语用接口,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的习得研究,按照接口假说的预测,学习者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难度,是否可以成功习得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进行验证。

四、对否定结构的习得研究及二语教学的启示

现有的关于否定结构的习得研究主要从整体上考察留学生对“不”和“没”的习得情况。王建勤^④利用《汉语中介语语料系统》研究了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习得汉语否定结构的顺序,发现第一阶段为“单一否定期”,即对“不”的泛化,第二阶段为“混用期”,即“不”和“没”的混淆使用,第三阶段为“没”的泛化,最后阶段为“不”和“没”的分化整合。这项早期的研究揭示了留学生习得汉语否定结构的内在过程,对二语教学具有指导意义。前文提及的袁博平^⑤的研究则集中考察了英、法、德等3种母语背景的留学生对否定词“不”的句法位置的习得,发现学习者均成功习得,没有发现母语的迁移作用。李英^⑥采用语法测试、作文和口头问答等多种控制型任务,考察了留学生对“不/没+V”的习得情况,发现时间词和词语熟悉度等是影响留学生否定词习得的关键因素,学习者存在的一个倾向是将“没”与过去时间词联系起来。这些研究更为细致地考察了影响否定结构习得的因素,因而能够为二语教学提供更为具体的建议。除了上述因素,还有哪些因素影响留学生对否定结构的习得呢?接口假说的提出正是为了从微观的角度探讨影响二语习得的因素。我们在这一框架下,分析了汉语否定结构所涉及的多重接口,包括句法-语义接口、句法-形态接口和句法-语用接口。那么,对于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他们习得这些接口的知识是否存在困难?能否完全习得?影响接口知识习得的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此外,已有的研究在方法上采用的多为非实时的任务(如语法填空、书面接受度判断等),揭示的只是学习者所掌握的语法知识,即属于接口假说所提出的“知识表征”层面。在实时的条件下,二语学习者将受到认知资源的限制,他们能否通达相关接口知识?这就需要在将来的习得研究中采用实时任务(如自定步调阅读任务)来探测二语者的加工水平。

另外,关于汉语否定结构的理论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如何将这些成果运用汉语二语教学仍然值得思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影响否定词“不”和“没”选择的多种因素进行了总结,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对这些因素加以注意。首先,对于否定词的句法位置,尤其是在较为复杂的补语结构中的位置,可以稍做强调,但这不需要作为教学的重点;其次,在初级阶段可以引导学生采用“时间词策略”,强调否定词的时间特征,并逐步引导学生注意谓语动词意义在否定词选择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使用频率较高的“不喜欢”、“不知道”、“不认识”等,可以作为“语块”进行教学,提醒学生这类词语不能用“没”进

① Serratrice, L., Sorace, A., & Paoli, S.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at the syntax-pragmatics interface: Subjects and objects in English-Italian bilingual and monolingual acquisition[J].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2004, (3).

② Ivanov, I. Topicality and clitic doubling in L2 Bulgarian: A test case for the interface hypothesis[C]. In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Gener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onference (GASLA)*. Somerville, MA: Cascadia Proceedings Project, 2009.

③ Yuan, B., & Dugarova, E. Wh-Topicalization at the Syntax-Discourse Interface in English Speakers' L2 Chinese Grammars[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12, (4).

④ 王建勤.“不”和“没”否定结构的习得过程[J]. *世界汉语教学*, 1997, (3).

⑤ Yuan, B. Negation in French-Chinese, German-Chinese and English-Chinese Interlanguages[J].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2004, (2).

⑥ 李英.“不/没+V”的习得情况考察[J]. *汉语学习*, 2004, (5); 李英. 过去时间对留学生使用“不”和“没”的影响[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09, (6).

行否定。再次,对于否定结构中体标记的隐现,要着重提醒学生注意相应的体标记是否可以在否定句中保留,并进行强化练习。最后,对于“不”在特定语境下表示主观意愿的用法,我们建议在中高级阶段再引入,引导学生注意语境的关键作用。为了避免学生使用“单一否定”,对于初级阶段的学生,可以建议他们使用“不想/不愿意”等完整的词语来表达意愿。

Multiple interfaces involved with Chinese negative structur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face Hypothesis

WANG Ji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face Hypothesis proposed by Antonella Sorace and advanced by others holds that structures that involve syntax and other cognitive domains are more vulnerable and problematic in a-dult L2 acquisition. Numerous studies based on this hypothesis have found that L2 acquisition at inter-faces is constrained by various factor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face Hypothesis,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multiple interfaces involved with Chinese neg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two primary negation markers, “bu” or “mei (you)”. Besides the narrow syntax, Chinese negative structures are involved with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syntax-morphology interface, and syntax-pragmatics interface.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is paper makes some proposals for future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on Chinese negation and also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 L2 learn-ers.

Key Words: interface; negative structures; bu; mei(you); acquisition

[责任编辑:李德鹏]